

生/活/随/笔

池鱼之吻



周丁力

在池中养鱼,是一种类似于在盆中种花、在笼中养鸟的业余爱好,但其中蕴藏着别样的情趣。因此我的家居小菜园中,不仅建了菜畦,也建了鱼池。一年多以前,取“七星连珠”之意,我在鱼池里,养了7条五六寸长的绯红的锦鲤。

一年多来,一天一天的,我就与池中那7条绯红的锦鲤由陌生到信任,慢慢地厮混得熟了,彼此仿佛已经成为跨界的朋友。悠闲里,手握一把鱼食,满怀爱意地抛散于池中,池鱼们蜂拥而来,这时,我会体会到一种“给”的快乐,以及有呼有应的愉悦。同时,还可于池中观天之倒影、时光之波动,并感受到鱼儿摆尾嬉戏的欢快。

回想起来,最初投食时,它们绝不近前,待我离开后,过一会来看,会发现它们已经将那些飘在水面的颗粒饲料吃得干干净净。后来,经过我不断采用巴甫洛夫条件反射的办法喂鱼——每次喂鱼前都在池中划几下水,后来就渐渐就生出些趣味出来。现在只要我站到池边,用手在池边划划水,鱼们就会从池底迅速地窜起,并向我游过来,围着我的手转。特别奇妙的是它们还会用嘴来触碰我的手掌或手指,使我体会到一种来自水中的奇妙的接触、奇妙的交流。与此同时,我也会用手指轻轻触碰它们,有时,甚至能够将其中的一条鱼托在掌心端详。

如此与池鱼们交流,我有时会觉得,我不仅仅是在水池中养了几条鱼,而是在池中养了一些奇妙的“吻”。手掌、手指被那开合的鱼嘴轻柔地触及是一种很奇妙的感受,这仿佛是我与鱼们在池水中发生的一种曼妙的相遇。从鱼的角度说,它们会有什么感受我不知道,但从它们的表现考察,它们至少是愉悦的。从我的角度说,就像是接收到来自水中的一声声问候,或者一个个友好的招呼,这实乃一种美妙的跨界交往。

我有时心烦,就会去池边站站,那时在池中欢快地游动的鱼们,似乎就游进了我的心田,并在那里拍击出一些欢快的水花。于是,心情就会得到一种抚慰与调节。由此我想:人与自然间存在着许多通道,比如,种菜种花、植树造林、养猫养狗养鸟,以及闲庭信步、登山观日、踏青观景等等,这些通道只要稍加用心与用力就能找到。在这些通道里,只有趣味与慰藉,没有争执与计较、烦恼与寂寞。我认为我与池中之鱼的交流,应该是其中很美好的一种。

一天一天的,穿过时光的流动,我一次又一次在自家的鱼池边去来,有时会产生一些不请自来的触动,为此曾作《鱼池铭》以记其感:“有园无池,犹如有脸无眼;有池无鱼,好似有眶无珠。池水清澈,阳光朗照,鱼们如悬空的精灵,忽东忽西。池水映天光,亦映池边吾之脸庞。池水既可浇园,亦可以涤心,还可倒映霞霞,漾起光阴之波动。池鱼翩跹于水中,亦翩跹于吾之眼底。投食养之时,近前观鱼时,鱼们亲亲热热游来,喋喋喋于吾之面前,似在与吾对话,亦似在提问:‘君来观我,可知谁在观君?’”

(作者供职于《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学报》编辑部)

诗/绪/纷/飞

秋天的词语



左利理

这个秋天的封皮

以黄色为主

有稻谷的黄、水果的黄、田野的黄

更多的是收获以及有关收获的词语

村庄的声音涌向我

为我准备了金黄的果实

秋色深处,秋天的滤层滤出笑语

到处都是庄稼成熟的影子

我与秋天互访

一个个字眼

要么在高处,要么在低处

我用各种方言,丰富秋天的大地

秋天打开的语言都是乡音

我想让秋天留下来

跟秋天的纹路重叠

与秋天造句,组成心仪的家乡方阵

(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)

乡/村/故/事

父亲的石河堰



周文权

赤水溪蜿蜒而下,途经刘家沟,千百村民逐水而居。

父亲在此年复一年春种秋收,溪水流淌着他的光阴,欢愉、忧愁和希冀。赤水溪干枯,他的内心干涸。看天,成了他过日子的习惯,以至于“周望天”比他的名字响亮。

他最大的愿望,是将溪水纳为己用。于是,他带领乡亲们取石堵水,这节以条石砌坝而成的石河堰,成就了他这一生最伟大的杰作。秋冬蓄水,夏季泄洪。当旱季来临,汩汩的溪水流进饥渴的稼禾,果树……估计这是他最大的满足。

父亲对水敬畏,因水而坚强,执着,充满智慧。他改变一条小溪流的走向,流水就在这片土地上润泽万物,生生不息。

水是灵性的流动。不到三公里长的石河堰,似刘家沟的一条碧玉带,清澈的水面倒映着青山和蓝天白云。两岸阡陌纵横,良田成方,鱼塘波光粼粼,山坡上果园飘香,田园人家错落有致……山村宁静,似乎一声清脆鸟鸣,一缕袅袅炊烟,就足以打开一幅水墨画。

溪水缓缓地流着。石河堰成了父亲的命根子,他将日子置于流水中,不断淘洗,额头的皱纹越来越清亮,笑容在不动声色中,内在、饱满、丰富。

父亲向石河堰敞开心扉,在溪水顺流而下的路上,每一滴都有汗水和泥土之味。

此时,金秋时节,阳光柔暖,风清气爽。站在石河堰堤坝上,我试着把自己融于这舒缓的流水里。

我仿若看见拔节的稼禾,返青的麦苗,灌浆的稻子,跳跃的鱼群……勤劳的乡亲,父亲的背影,一面在石河堰中被水波荡漾,一面在田园中被阳光镀满金黄。

(作者单位:潼南区政协)

序/跋/选

回望:以反思的眼光打量来时路

——序吴海歌诗集《内视镜》



蒋登科

吴海歌不属于特别有天赋的诗人,他在1985年才开始创作,当时已经年过三十。在这样的年龄,很多诗人已经创作了大量的作品,甚至写出了自己的成名作、代表作。海歌兄应该属于大器晚成的诗人,但他一直坚持着,从来没有放弃。《内视镜》收录的是诗人在2014—2023年创作的部分作品。十年时间,他选择了近三百首诗,数量不少,但和那些动辄一年写诗数百首的写作者相比,似乎

也不算多。我注意到,每个年份收录的作品并不均衡,有几年只有一首,而有几年超过了一百首,这个落差或许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有趣的信息。

一个诗人的创作在数量上可能存在多寡不同的时段,这或许与诗人在不同时期的处境、心态等有关,有时会激情飞扬,落笔成篇,有时又会暂时停笔。

智性书写是吴海歌近十年来诗歌创作的主要思维和表达方式。智性其实是带有一定理性思辨的,与诗歌的感性存在较大距离,但在这个年龄,经历、积累、思考已经到达了一定的深度与广度,形成了成熟的世界观、人生观,以诗的方式把这些观念表达出来,而不是逻辑地推演出来,可以为诗歌提供雄厚的底蕴。比如《挖掘机》,诗人通过“挖掘”的动作,想象一切被埋藏的事物、精神、思想露出自身所带给作者的感受:“将僵死,化为活物/将躺下,掘成站立/将埋没,掘成坦露于天地的黄金”,在诗人那里,挖掘其实是从隐藏走向敞亮,从埋葬走向解放的过程。这种理念远远超出了“挖掘”本身,融进了诗人对历史、现实、人生、真理等的思考与期盼。从艺术上讲,诗人在表达自己情感的时候,尽可能超越内涵相似的感性,而是融入理性思考。对于年龄相对大一些的诗人来说,这种方式可以把自己的人生思考加入作品中,可以避免因为感觉力的变化而出现的呆板化、同质化、重复性等不足。

与一般的感受型书写不同,智性书写追求底蕴的厚度、视野的广度、思想的深度,这恰好和诗人的人生阅历、知识积累形成了一种正向的对应关系。向深处挖掘是吴海歌近年来诗歌探索的一个重要维度。在这个年龄,他的思想没有僵化,思维没有模式化,无论是打量历史、现实,还是感悟人生、生命,他总是尽可能摆脱表面的观感,尽力抓住历史、现实、生命中的普遍性内涵,抒写他所感悟的人生哲理。于是,我们见到《绘画者》有了特殊的魔力:“她的手,曾经握住过什么/肯定不是画笔,也不是平淡的庸常生活/难道是闪电,从骨头里迸发/是撞击,从粉碎中/被她握住”,超越了庸常生活,感受到了闪电、骨头,而且是向死而生的那种力量,从粉碎中获得新生。

诗歌创新的路径很多,可以来源于独特的阅历,丰富的想象,别样的语言,深刻的思想,也可以来源于超越常识的发现……任何一个方面都可以给诗歌带来新意。当然,如果能够在多个方面都体现出独到之处,这样的诗就可以更好地展示出诗人在艺术上的辨识度。吴海歌近年的诗歌写作,在这些方面都有所体现,但更为明显的是他在思维方式上的转变。

反思,成为他诗歌探索中的亮点之一。这种方式,非常适合具有丰富阅历的年龄阶段。丰富的阅历业已定型,人生旅途上的一切都可以成为他观照的对象。他并不是顺着常态的思路去回顾,而是对经历的一切、面对的一切、思考的一切,都进行多侧面思考,尤其是以反思的方式去打量,由此获得和过去、和他人不一样的诗意发现。《关于声音》中的“声音”,可能是真正的声音,也可以看作是诗人的吟唱,但它确实是不一样的“声音”:“我说的声音不止爽心、悦耳/不止朝向一人一物。不止柔软/我说的声音,不是常识的声音//不仅来自美妙的歌喉/也来自狂妄与意念,匕首与黑暗/仇恨与对抗,暗示与香/带有欲望和意图的色彩//我说的声音,或许是子弹/冲击波,放射物/某种针对病灶的靶向药”,诗人试图避开“常识的声音”,在“声音”中加入了反思的意味,甚至加入了讽刺、批判和用于精准治疗的“靶向药”。我个人从这种味道之中感受到了一种担当、一份情怀,使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思考历史、现实与人生,使我们在“爽心、悦耳”之外,获得对人生的更丰富的认知。

当然,我并不认为海歌兄的探索已经达到了某种程度的完美。或许是在思维上形成了某种新的定式,他的有些作品在呈现方式、话语方式、文本结构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同质化倾向,只是换了场景,换了意象。在这方面,海歌兄投入了很多精力,他试图通过自我回望,避免思维方式的重复杂化、同质化。

在诗歌界,有些诗人和学者按照诗人的年龄及其作品的艺术特点,提出过青春写作、中年写作、老年写作等概念。吴海歌的这部诗集恰好是他六十岁之后的艺术收获,在年龄上介于中年写作和老年写作之间,该书的出版也将他带进了古稀之龄。可以看出,他对人生的感悟、思考,他的诗美发现、表达,似乎并没有老化之感,而是用一颗赤诚之心,反思曾经走过的路,具有浓郁的批判意味。“内视镜”这个名字用得不错,是诗人对自己的人生与创作的一次新的探索、向内的探索。这是诗人由中年写作转向老年写作的一种预演,在那之后,海歌兄诗歌中的回望、重审、反思元素就越来越多,逐渐进入到另一个创作时期。

我相信,一个真正爱诗之人不会停下对诗歌艺术的探索。不过,我们又必须承认,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,每个人都会在诗美感受力、语言敏锐性等方面逐渐出现钝化的情形。面对这种变化,如果还要继续写诗,诗人就有必要转换切入方式,另寻他途,比如在拓展深度、扩大视野等方面投入更多的精力。我们期待他在诗歌的“老年写作”中为我们提供更多可资借鉴的艺术经验。

(本文系蒋登科教授为吴海歌诗集《内视镜》撰写的序言,该书已于2024年6月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。本报刊发时有删节)

(作者系西南大学教授、重庆市作协副主席)